

管子

五鳳樓印行

五十六七八

二

管子卷第五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閻不可以毋闔。闔扉

宮垣闔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

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閻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闔閉不固。雖有良貨

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慙。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為慙。慙禁罰威嚴

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眾。

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為芳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

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阻塞其途。弇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

既開出非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

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
草田多穠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墾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草田多而辟田
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
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
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
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
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子見薦茂草也莊周曰麋鹿食薦山澤雖廣草木毋

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征閉貨之門也若無貨可出然故曰時貨不遂時貨

謂穀帛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之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
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小者其室不足以實
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

按方一本作百

按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

以國倉所藏不足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氓家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稯文采本資謂殺帛本資少而末用多者殺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不度量以下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原陸而山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粟賤故人遠行而則國母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母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粟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亡其一時小凶三年而大凶比三年不熟故曰大凶則粟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畜積雖相振濟但苞裏升斗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母事則稼亡三之一師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

也謂興師役一分則相建者象而為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無事農之人而亡稅三之一矣按別本十三之稅三年不解弛若非蓄積有餘又遇凶歲則民必鬻子

矣既已亡三之一又無故積則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
道行之人有毀損羸瘠者也
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餘則以遇歲凶故也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
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
凡此必資眾力則妨農事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
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
必多財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博民於生穀
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民非作力母以致財天下之所生
於用力天下所以存其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母已是民用力母休也
力生故用力財不已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怨上多稅民母餘積者其禁不必
止民飢貧則為盜眾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不必勝戰士飢則力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
期將至故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
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止君斯作矣人胥效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亭
焉閭閻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自從也既不設

而勝食谷水巷鑿井

谷水巷井則出放場圃接

鄰家子女通樹木茂

姪非者

宮牆毀壞門戶不閉

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

什長游

里毋士舍

士謂里尉每里當置舍使尉居焉

時無會

同

鄉里每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

喪烝不聚

烝冬祭名

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

鄉里長弟當以齒也

故昏禮

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

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

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

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

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

為上祿賞為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

戰功四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務盡力也

治行為

上爵列為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

爵輕祿

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又非上輕賤爵祿也

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

不論志行之位在爵祿之位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

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

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

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

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於敵矣竭盡也

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

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疆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

謂其立法但能害疏遠而不行親近故曰虛立也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有功者

也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

賞則士無戰志故兵弱也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

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郡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故曰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強而與國弱諫

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黨與之國不恃己以為親也而敵國不畏其彊

寇敵之國不畏己以為彊也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謂黨與之國不恃己以為親也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

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

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不改常而更化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

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而外有疆敵之憂則國居而

自毀矣居然自毀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

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

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人奉公不相與為私

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

有過必誅則善惡明故不

為善

爵祿毋假則不亂其上

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三者藏於官則為法

則法施俗成自斯之外雖不勉彊莫不從理矣

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

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

君壹

置其議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

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

而

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

既廢上之制故競道其所聞冀遂其私欲

故下與

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

下謂庶人上謂權臣列亦分也

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

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耻

負猶被也廢法制者必被之以耻辱也

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

矣

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

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

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

為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歿受之者哀

嗣君

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贅下

而射人心者必多矣

越職行恩曰贅福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為之故曰贅臣之作福所邀射人心必使歸己也

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

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眾矣

徑謂邪行以趣疾也

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

按別本
注君既
失德則
人臣必

作福作威以射人心使歸己也

按王官既私君事去矣

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濟主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為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為叛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為私惠費公以樹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博也聚徒威羣蓄黨以威衆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附己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務者但屬意於私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也非其人而入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也但修行則不以親為本簡孝敬也治事則不以官為主邀虛譽也舉無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己臣或下交於人恃之以為己之恩賜舉人則以為己以為己之功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仕得祿與其分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末業則農桑廢故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上致於君為飾成重削上以附枉法以求於民者君公法求人私悅也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臣有用少而家業富祿寡而資財多則以枉法取於人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非上以

按隱即
索隱也
辟倚背
邪不正

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違法制以結連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

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

間議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言議每輒為人以求名譽非純粹之道故聖王禁之也壺

士以為亡資修田以為亡本每以壺殮濟士以為亡去之資若趙孟則生之養私不死

所備預則私養其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自恃其備然後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聖

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鈞虛時言大事以動上示君以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

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聖王之禁也卑身襍處不簡隱行辟倚倚依也自隱其側入迎遠

側身而入國遁上而遁民者卑身襍處所以遁上聖王之禁也說俗異禮大言法行言譽

挺出而迎遠遁上而遁民者卑身襍處所以遁上聖王之禁也說俗異禮大言法行言譽

以為法使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分以致眾守其委積以

財以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私濟人以買譽濟施人貨財所其身甚靜

而使人求者靜而多人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所順習

善潤飾之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以蔽惡為仁朋黨有惡相為以數變為智以重斂為

忠以遂念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

今雖身務歸於上而心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

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謂從容養民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少構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止能如止而循常也上事則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耻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耻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增益令者殺無赦不行令者死令當行而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謂令者必不殺此五死也故曰令重而下留令者死故留之恐為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不明之君雖日出令至於了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如此者臣反制君何令為之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恣於己以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成私虧且夫令出

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

可否定於下則威下繫於民

而求上之

毋危不可得也

上危則下危也

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令

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

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

令出而論可與

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

官謂百官可否定於益損者

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

益謂增令者損謂虧

令者二者不罪人為邪途上教之然也

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

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

凡此皆上開其隙則下得緣隙而成姦也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

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塞生之則五衢開

而求上之母危

下之母亂不可得也

五衢開故也

救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

末生謂以末業為生者也

而工以

雕文刻鏤相稱也

謂之逆之反以雕文相驕故謂之逆

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

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稱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

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稱也謂之逆

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效死今爵人不論能祿

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

爵不論能故不為死節也

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

事便辟以貴富

諸事便辟以得貴富

為榮華以相稱也謂之逆

不義富貴志士所以耻反以

朝有經

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

經常也

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

無能受官謹於法謂之誣上

令以治不阿黨

謂之法從私

竭能盡力而不尚得

苟得

犯難離患而不辭死

致命

受祿不過

其功

求多也

服位不侈其能

居大也

不以毋實虛受者

後受祿

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

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

從君

所貴賤不違於令

適法

毋上拂之事

拂違

毋下比之說毋侈

泰之養

適節而

毋踰等之服

禮而

謹於鄉里之行

信而

而不違於本朝之事者

行君國之經

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穀畜長謂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

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

賤經臣則

國不服經俗則臣

下不順而上令難行

俗無常

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

輕本務

便辟得進毋功

虛取姦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

好事

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

人心

倉廩

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母以固守

人飢則

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

見一而制

故國不虛

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

逃散也

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

勝也而令乃行

先勝服近習

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

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

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

按此言
自諸侯
而為天
子
按此言
自天子

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
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
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疆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
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諸侯出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
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為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
變所以與危亡為鄰則以天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者盛則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人心之變有
餘則驕不足者驕則緩急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諸侯叛緩急者民亂
於內緩急必輕於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急者必失外諸侯叛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
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急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
侯動衆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
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即勝能自有其國兼正天下
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滅此三者縱有天下之大而遂滅
也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倖也玩
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

而取滅

何也

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

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

謂親貴也

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

謂貨色也

雖毋功

而可以得富者

謂巧佞玩好也

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

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

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為自用

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故人不自用其力也

民毋

為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為

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

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為天下

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管子卷第六

明吳郡趙氏本

法法第十六

唐司空房玄齡注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母常

不設法以法下故事無常

法不法則令不行

雖復設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

令而不行則令不法

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

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

修令者既以修令者未審之故也

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

審而猶不

行則以上輕於賞罰也

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

賞罰既重而猶不信也

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

也

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故曰禁勝於身

禁也

則令行於民矣

聞賢而不舉

始聞賢不舉

所以聞善而不索

殆見能而不使

殆親人而不固

同謀而離

危人而不能

廢人而復起

既廢更起或發其宿嫌

可而不為

殆

足而不施幾而不

密殆

則害成

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

密則失臣

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

而母內

策謀母自入也

人主孤而母內則人臣黨而成羣

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也

使人主孤而母內人臣黨

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

人主之過也

君不密

民毋重罪過不大也

有大過然民毋大

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而修德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成大故曰赦出則民不

敬。有罪不誅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特恩不恭非過而何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造姦以待

赦故曰邪莫如蚤禁之。魚使滋蔓蔓難圖也赦過遺善則民不屬。善即惠也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屬民之

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

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禁

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獨唱莫和禁而不

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非侮而何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命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

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

則為人上者眾謀矣。為人上而眾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

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

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信也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必自恃為貴也國毋怪嚴毋褻俗毋異禮士毋私議不

作奇怪則嚴肅而無褻。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置儀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盡以法誅之

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僂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